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渭南文集卷三十

宋 陸游 撰

跋諸晁書帖

某之外大母清豐君實巨茨先生女兄而墓刻則景迂先生所作故某每見昭德及東眷中表每感愴也況今行年八十飾巾待盡伏讀此卷其情可知嘉泰甲子六月既望山陰陸某謹識

跋南城吳氏社倉書樓詩文後

南城吳君子直兄弟作社倉略倣古者斂散之法築書樓用為子孫講習之地其設意深遠流俗殊未易測也或者乃為吳氏捐貲以為社倉凶歲免民於死徙其有德於人甚大後世當有興者子孫不學則不足以承之此其築書樓之意使吳氏之意信出此乃市道也市道不可以交鄉黨自好之士其可以與天交乎吳君之意葢曰吾為是舉非一世也吾兄弟他日要當付之後人

人不可知否則嗇出貪則漁利怠荒則廢事雖面命之或不聽於遺言何有惟學則免是三者之患而社倉雖百世可也此吾兄弟之本指若夫富貴貧賤我且不能自知乃為後人謀而責報於荒忽不可致詰之地亦愚矣吳君遺書行千餘里示予以社倉本末因及諸公書樓紀述予慨然歎以為知吳君兄弟心者莫予若也故書之嘉泰四年六月某日山陰陸某書

跋六一居士集古録跋尾

始予得此本刻畫精緻如見真筆會有使入蜀以寄張季長及再得之纔相距數年訛闕已多知古人欲傳遠者必託之金石有以也夫嘉泰甲子六月二十二日笠澤陸某謹識

跋林和靖詩集

和靖人物文章初不頼東坡公以為重況黄秦哉若李端叔者尤不足録讀竟使人浩歎書之所以慰和靖於泉下也嘉泰甲子六月二十四日放翁識

跋米元暉書先左丞海岱樓詩

右米侍郎元暉書先大父題海岱樓詩一首春秋公羊傳曰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秋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爾故大父云起爲霖雨從膚寸蓋言徧雨天下之澤自膚寸而始也米所書誤以從爲成遂失本意可爲太息嘉泰四年秋八月壬寅山陰陸某書於三山老學庵

跋蘇丞相手澤

某之先大父左丞平生所尊事願學者惟丞相魏公每為門生言國朝輔相德量歸然莫如魏公與王文貞公旦所謂築太平之基壽宗社之脈養天下之氣者他相雖賢莫敢望觀此奏稿可槩見也嘉泰四年秋八月丙辰山陰陸某謹識

跋韓幹馬

大駕南幸將八十年秦兵洮馬不復可見志士所共歎也觀此畫使人作闗輔河渭之夢殆欲霣涕矣嘉泰甲

子十月二十一日山陰陸某書

跋義松

黄子邁之為蓮城以最聞予以相距遠不能知其詳然草木無知造物無心太平無象其所感猶如此則是邑之民其有以不友不敬至庭造獄者乎予將求諸邑人而紀之未暇也嘉泰甲子歲十一月甲子山陰陸某書

跋林和靖帖

祥符天禧間士之風節文學名天下者陜郊魏仲先錢

塘林君復二人又皆工於詩方是時天子修封禪告太平有二人在天下麟鳳芝草不足言矣君復書法又自高勝絶人予每見之方病不藥而愈方饑不食而飽忽得觀上竺廣慧法師所藏二帖不覺起敬立法師能捐一石刻之山中使吾輩皆得墨本以刮目散懷亦一奇事也嘉泰甲子歲十二月丁卯山陰陸某務觀書

跋東坡集

此本藏之三十年矣嘉泰甲子歲十二月遺燼幾㸌之

予緝成編比舊本差狹小乃可愛遂目之曰焦尾本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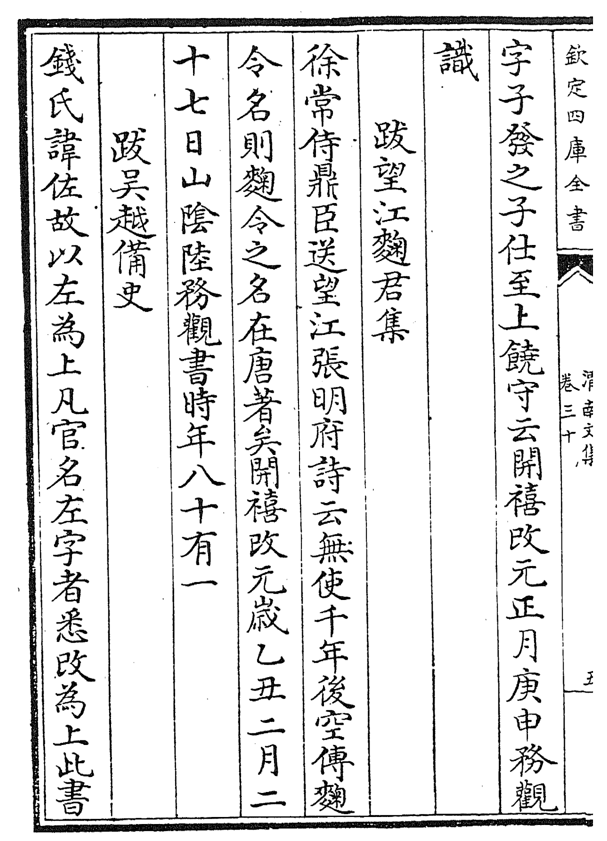
十四日山陰陸某書

跋陶靖節文集

張縯季長學士自遂寧寄此集來道中失謁護前後皆有壞處遂去之而存其偶全者末有年譜辨正别緝為編云開禧元年正月四日務觀書

跋三近齋餘錄

右外兄元城王正夫所作正夫名從元豐中書舍人震



字子發之子仕至上饒守云開禧改元正月庚申務觀識

跋望江麴君集

徐常侍鼎臣送望江張明府詩云無使千年後空傳麴令名則麴令之名在唐著矣開禧改元歲乙丑二月二十七日山陰陸務觀書時年八十有一

跋吳越備史

錢氏諱佐故以左為上凡官名左字者悉改為上此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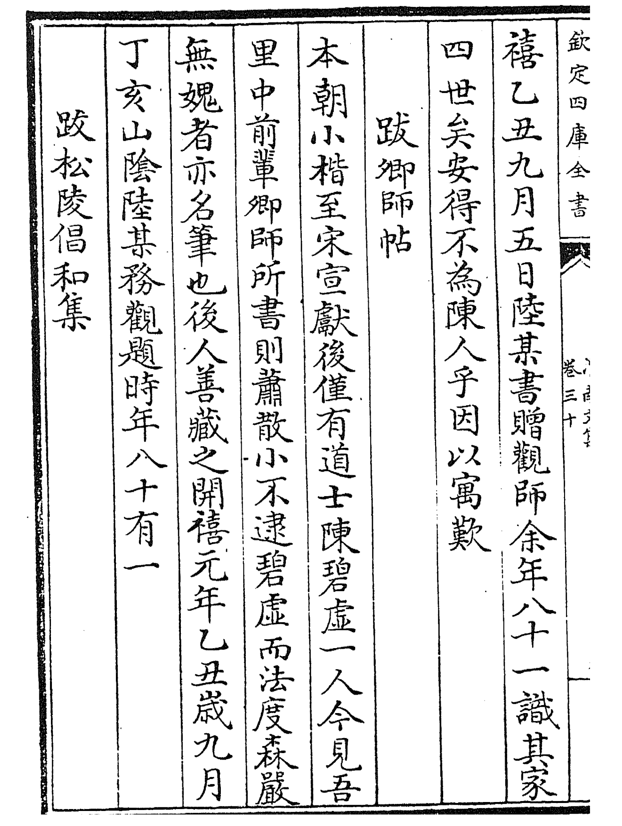
所謂上右者乃左右也

又

吳越在五代及宋興最為安樂少事然廢立誅殺猶如此方斯時吾家先世守農桑之業於魯墟梅市之間無一人仕於其國者真保家之法也開禧乙丑九月四日山陰陸某書於三山書巢

跋僧帖

方外之士發揚其先德累世不懈吾輩亦可少愧矣開



禧乙丑九月五日陸某書贈觀師余年八十一識其家四世矣安得不為陳人乎因以寓歎

跋卿師帖

本朝小楷至宋宣獻後僅有道士陳碧虛一人今見吾里中前輩卿師所書則蕭散小不逮碧虛而法度森嚴無媿者亦名筆也後人善藏之開禧元年乙丑歲九月丁亥山陰陸某務觀題時年八十有一

跋松陵倡和集

皮襲美當唐末遯於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為吳越相子孫業文不墜家聲至襲美四世孫公弼以進士起家仕慶歷嘉祐間為韓魏公所知雖不甚貴顯亦當世名士也方吳越時中原隔絶乃有妄人造謗以謂襲美隳節於巢賊為其翰林學士新唐書喜取小說亦載之豈有是哉比唐書成時公弼已死莫與辨者可歎也開禧元年九月十四日山陰陸某務觀書於松陵倡和集之後

跋潛虛

學者必通易乃能以其緒餘通𤣥𤣥既通矣又以其餘及虛非可以一旦驟得也劉君談虛如此則其於易與𤣥可知矣司馬丞相乃謂已學不足知易故先致力於𤣥蓋謙云耳開禧乙丑十二月十八日笠澤陸某書

跋呂成叔和東坡尖叉韻雪詩

古詩有倡有和有雜擬追和之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之而不盡同有用韻者謂同用此韻耳後乃有依韻者謂如首倡之韻然不以次也最後始有次韻則一皆如

其韻之次自元白至皮陸此體乃成天下靡然從之今
蘇文忠集中有雪詩用尖义二字王文公集中又有次
蘇韻詩議者謂非二公莫能為也通判澧州呂文之成
朩乃頓和百篇字字工妙無牽强湊泊之病成朩詩成
後四十餘年其子栻乃以示予予固好詩者然讀書有
限用力尠薄觀此集有愧而已乃書集後而歸其本呂
氏開禧元年乙丑十一月丙申笠澤陸某務觀書

花間集皆唐末五代時人作方斯時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歎也哉或者亦出於無聊故耶笠澤翁書

又

唐自大中後詩家日趣淺薄其間傑出者亦不復有前輩閎妙渾厚之作久而自厭然梏於俗尚不能拔出會有倚聲作詞者本欲酒間易曉頗擺落故態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此集所載是也故歷唐季五代詩愈卑

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蓋天寶以後詩人常恨文不迨

大中以後詩衰而倚聲作使諸人以其所長格力施於

所短則後世孰得而議筆墨馳騁則一能此不能彼未

易以理推也開禧元年十二月乙卯務觀東籬書

跋韓晉公子母犢

予平生見三尤物王公明家韓幹散馬吴子副家薛稷

小鶴及此子母牛是也不知未死間尚復眼中有此奇

偉否開禧二年四月甲子陸務觀老學菴北窗書

跋韓立道所藏蘭亭序

觀此本蘭亭如見大勲業鉅公於未央庭中大冠若箕長劒拄頤風采凛凛雖單于不覺自失况餘子有不汗洽股栗者哉開禧丙寅歲四月十有三日陸某年八十二

跋龔氏金花帖子

右龔氏家藏其先世金花帖子嘉泰中陳翰林考質史諜以為先書姓名散報始於端拱中宋太素尚書知貢

舉時自建隆至端拱取士已久始克舉此故事然予按宋公有追念策名時詩凡千言略云吉音來碧落帖子報紅牋清夜驚神王曨明到省前風中宮漏盡日出牓繩懸宋公蓋建隆二年進士則國初已有前一夕報帖之事唐制初未嘗廢若曰五代草創止用紅牋至端拱初乃加金華如唐時則亦細事耳不得云始舉唐故事也世必有知者予復書此於後以待博洽君子云開禧丙寅夏四月丙寅山陰陸某書

跋曾文清公奏議稿

紹興末金人入塞時茶山先生居會稽禹跡精舍某自勑局罷歸略無三日不進見見必聞憂國之言先生時年過七十聚族百口未嘗以為憂憂國而已後四十七年先生曾孫黯以當日疏稿示某於今某年過八十仕忝近列又方王師正有事時乃不能以塵露求補山海真先生之罪人也開禧二年歲在丙寅五月乙巳門生山陰陸某謹書

跋曾文清公詩稿

河南文清公早以學術文章擅大名為一世龍門顧未嘗輕許可某獨辱知無與比者士之相知古蓋如此方西漢時專門名家之師衆至千餘人然能自見於後世者寡矣楊子惟一侯芭至今誦之故識者謂千人不為多一人不為少某何足與乎此讀公遺稿不知哀涕之集也開禧丙寅歲五月乙巳門生笠澤陸某謹識

跋魚計賦

某恭聞徽祖宣和末將下罪己詔學士王孝廸當直不名顧謂輔臣曰非小宇不能作遂名肅愍公公初不在北門既至辭以非職守不許遂授以聖意下筆亹亹不數刻進御令載在國史與三代訓誥並驅蓋千百年間詔令所未有也晩讀魚計堂賦贍麗超軼如此則施之大手筆固宜絶人遠甚某嘗見公遺像於友人趙恬家英氣如生恨不得獨拜牀下致欣慕之意今得記所聞於賦後亦幸矣開禧二年六月巳巳笠澤老民陸某

謹書

跋徐待制詩稿

予以乾道庚寅入蜀幾十年而歸故人在朝者惟許昌韓元咎握手道舊因相與論當世知名士元咎獨稱待制徐公以為文辭辨論有貞元元和間諸賢之遺風恨予不及識因誦其詩句信奇作也後三十年徐公之子植以遺稿一編示予屬以序引予與待制雖出處不同時然嘗歎愛其筆墨則亦願託名卷首而待制之文阨

於火所餘財百之二則序亦無自作乃姑書此附於後它日得全書紬繹其妙處而論載之尚未晚也開禧二年六月某日山陰陸某書

跋周益公詩卷

紹興辛巳予與益公相從於錢塘去題此詩時十一年予年三十七益公少予一歲後二年相繼去國自是用捨分矣今益公捨我去所不知者相距幾何時耳開禧丙寅九月二十五日山陰陸某謹識

跋樊川集

唐人詩文近多刻本亦多經校讐惟牧之集誤繆特甚予每欲求諸本訂正而未暇也書以示子遹尚成吾意開禧丙寅十一月二十七日放翁書

跋周侍郎奏稿

某生於宣和末未能言而先少師以畿右轉輸饟軍留澤潞家寓滎陽及先君坐御史徐秉哲論罷南來壽春復自淮徂江間關兵間歸山陰舊廬則某少長矣一時

賢公卿與先君遊者每言及高廟盜環之寇乾陵斧柏之憂未嘗不相與流涕哀慟雖設食率不下咽引去先君歸亦不復食也伏讀侍郎周公論事牓子猶想見當時忠臣烈士憂憤感激之餘風於虖建炎紹興間國勢危蹙如此而内平羣盜外捍强敵卒能披草莽立社稷者諸賢之力為多某故具載之以勵士大夫儻人人知所勉則北平燕趙西復關輔實度内事也開禧丁卯歲正月丁亥故史官陸某謹書

跋周侍郎尋娣妹帖

方建炎多故羣盜如林士大夫家罹禍有盡室不知在亡者觀周公所書可為流涕六七十年來在仕在野皆安其生養老者字幼者藏死者可不知所自邪尚勉思所以報開禧三年正月丁亥山陰陸某書

跋鮑參軍文集

鮑明遠宋元嘉中人比陶淵明謝靈運差為晚出然與靈運詩名相埒體制亦頗相類故世稱鮑謝云開禧三

正九放翁書

跋南華真經

南華真經并音二冊籤題皆友人莆陽方伯謨書伯謨下世已二年矣哀哉開禧丁卯二月四日老學菴識

跋與周監丞書

某頃得監丞公書作報如此後二十餘年公家持以來屬以題數字於後乃為記歲月公諸子多賢不幸有早世者今惟主簿君以力學承其緒他日仕途有嶄然頭

角者必吾主簿君恨耄期已迫不及見之耳開禧三年三月丙子渭南伯陸某書於山陰澤中老學菴

再跋皇甫先生文集後

司空表聖論詩有曰愚嘗覽韓吏部詩其驅駕氣勢掀雷決電撐抉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為道逸非無意於深窔蓋或未遑爾據此則持正自有詩集孤行故文集中無詩非不作也正如張文昌集無一篇文李習之

集無一篇詩皆是詩文各為集耳表聖直以持正詩配退之可謂知之然猶云未遑深容非篤論也予讀之蓋累歎云開禧丁卯四月二十一日某再書

跋漢文帝後元年三月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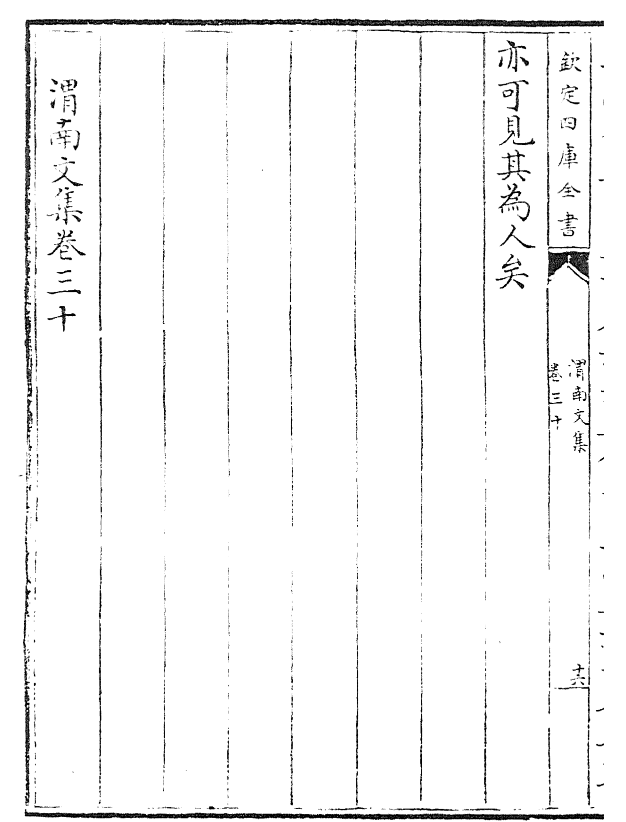
漢文此詔與詩之七月書之無逸何異吾以此知文景太平之有自也雖然豈獨為天下哉十室之邑十金之產儻能思是言其有至於喪敗者乎庚申五月十七日陸某書

跋張魏公與劉察院帖

與人同功人用而已捨君子不敢言勞與人同辠人免而已窮君子不敢逃責非能異夫人也理固如是也不然則亡恥已使御史公無恙得予此說其將以為能知言乎

跋世父大夫詩稿

世父大夫公自幼得末疾以左手作字性喜鈔書嘗鈔王岐公華陽集百卷筆筆無倦意豈特其書可貴重哉



亦可見其為人矣

渭南文集卷三十

渭南文集卷三十一

宋 陸游 撰

跋曾直書大戴踐阼篇

上古之文幸不泯者率非後世所可及不必壊魯壁發汲冢而得之乃可信也丹書之辭如此武王之銘如此雖微大戴禮載之可置疑哉某鄉先生傅公子駿為學者言洪範自無偏無黨至歸其有極三十二字皆古所

傳為人君之常訓箕子申以告武王吳棫才老著尚書
裨傳以為得此說於虞仲琳少崔少崔學於傅公此三
十二字與丹書三十九字一傳於箕子一傳於師尚父
武王敬受力行之卜世卜年之永有所自矣開禧三年
五月辛卯故史官陸某識於黃太史所書踐阼篇後以
遺廬陵彭君孝求

跋唐昭宗賜錢武肅王鐵劵文

某按唐昭宗乾寧四年遣中使焦楚鍠賜吳越武肅王

鐵券以八月壬子至國是歲武肅兼領鎮東節度出師
大敗淮南兵十八營定婺睦蘇湖州而鐵券適至蓋其
國始盛時也及忠懿王入朝以其先王所藏玉冊鐵券
置之祖廟不敢以自隨淳化元年杭州悉上之於朝時
忠懿王已薨太宗皇帝復以冊券賜王之子安僖王惟
濬安僖王薨券歸文僖公惟演文僖公薨券傳仲子霸
州防禦使晦霸州侍仁宗皇帝燕閒帝問先世所賜鐵
券欲見之霸州并三朝御書以進帝為親識御書之末

復賜馬文僖之孫開府公景臻尚秦魯國大長公主某年十二三時嘗侍先夫人得謁見大主鐵券實藏卧内狀如筩瓦今七十餘年乃得見録本於武肅諸孫槱家後十字蓋文僖手書某家舊藏文僖書帖亦有押字皆與此同武勝軍節度使印則文僖尹洛時所領鄧州節鉞也開禧三年六月乙巳山陰陸某謹書

跋司馬端衡畫傳燈圖

司馬六十五丈抱負才氣絶人遠甚方少壯時以黨家

不獲施用於時欲有以寓其胸中浩浩者遂放意於畫落筆高妙有顧陸遺風某嘗以通家之舊親聞其論畫衮衮終日如孫吳談兵臨濟趙州說禪何其妙也每恨是時不能記録一二以遺後之好事者今獲觀傳燈圖怳如接言論風指時稽首太息不能自已開禧丁卯歲十月丁未山陰陸某謹題

跋吕伯共書後

紹興中某從曾文清公遊公方館甥吕治先日相與講

學治先有子未成童卓然頴異蓋吾伯共也後數年伯共有盛名從之學者以百數不幸中道奄忽而予幾九十尚未死攬其遺墨大抵忠信篤敬之言也為之涕下開禧丁卯歲十二月乙巳山陰陸某書

跋張敬夫書後

隆興甲申某佐郡京口張忠獻公以右丞相督軍過焉先君會稽公嘗識忠獻於掾南鄭時事載高皇帝實録以故某辱忠獻顧遇甚厚是時敬夫從行而陳應求參

贊軍事馮圜仲查元章館於予廨中葢無日不相從迨

今讀敬夫遺墨追記在京口相與論議時真隔世事也

開禧丁卯十二月乙巳山陰陸某書

跋劉戒之東歸詩

乾道中予與戒之同在宣撫使幙中同舍十四五人宣

撫使名還予輩皆散去范西叔宇文叔介最先下世其

餘相繼凋落至開禧中獨予與張季長猶存今春季長

復考終於江原予年開九秩獨幸未書鬼録偶得戒之

郎君市征君所藏送行詩觀之悅然如隔世事也為之流涕丁卯十二月乙丑渭南伯陸某書於山陰老學菴

跋秦淮海書

黄豫章秦淮海皆學顏平原眞行豫章晚尤自稱許淮海則退避不肯以書自名亦各行其志也嘉定改元四月巳酉山陰陸某書

跋柳書蘇夫人墓誌

近世注杜詩者數十家無一字一義可取蓋欲注杜詩

須去少陵地位不大遠乃可下語不然則勿注可也今諸家徒欲以口耳之學揣摩得之可乎書家以鍾王爲宗亦須升鍾王之堂乃可置論耳爾來書法中絶求柳誠懸輩尚不可得書其可遽論哉然予爲此言非獨觸人亦不善自爲地矣覽者當粲然一笑也嘉定元年四月己酉陸某書

跋朱希真所書雜鈔

朱先生與諸賢當建炎間裔夷南牧羣盜四起時猶相

與講學如此吾輩生平世安居鄉里乃欲飽而嬉可乎嘉定之元四月乙酉陸某書於山陰老學菴時年八十有四

跋爲子遹書詩卷後

子遹持疋紙求録詩期年矣以乃翁衰疾不忍迫蹙子更以此念之爲寫終此卷然此兒近者時時出所作皆大進論建安黄初以來至元和後詩人皆有本末歷歷可聽吾每爲汗出因併記之嘉定戊辰嵗五月乙巳放

翁書時年八十有四

跋吕文靖門銘

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其簡且盡如此學者苟能充之雖入聖域不難矣丞相中國文靖吕公作門銘自忠孝十有八字廣吾夫子之訓以遺後人某得本於公元孫祖平敢再拜書其後致願學之意

嘉定元年夏五月辛亥山陰陸某謹識

跋傅給事竹友詩稿

王逸少寫經換鵞給事傅公籠鵞換竹二者皆山陰勝絶事然換鵞事人皆能道之換竹事未甚著鄉人以為恨獨某曰是不足怪也逸少志在物外不肯輕為世用故換鵞事易傳給事方南渡之初忠義大節為一時稱首雖困於讒誣用之不盡然至今聞其風者可立哀懦則換竹事固應不傳蓋所見於世者大也給事遺文百卷今藏祕閣某領策府時見之嘉定元年七月庚申陸

其謹識

跋陳伯予所藏樂毅論

世傳中山古本蘭亭之流帶右天五字有殘闕處於是士大夫所藏蘭亭悉然又謂樂毅論古本至一海字止於是凡樂毅論亦至海字而亡其餘妄偽亂真大抵如此今伯予此軸皆佳後一本尤敷腴可愛未可以海字為定論也嘉定戊辰歲七月己未山陰陸某務觀書時年八十有四

跋伯予所藏黄州兄帖

某之從父兄故黄州使君遺墨伯予書其後發揚大節至矣伏讀感涕不知所云先兄諱沇字子東仕至朝奉大夫嘉定元年七月己未山陰老民陸某謹書

跋詹仲信所藏詩稿

予平生作詩至多有初自以為可他日取視義味殊短亦有初不滿意熟觀乃稍有可喜處要是去古人遠爾詹仲信何處得予斷稿以見示為之屢歎乃題其後歸

之嘉定改元六月壬辰山陰陸某務觀書於三山老學菴年八十四

跋陳伯予所藏蘭亭帖

予監定此本自是絶佳然亦不必云唐舊刻也卷末數跋皆吾友王君玉所録黄太史曾直語竊恐未必然蓋周孔無過蘭亭筆法亦無過學者步亦步趨亦趨猶或失之豈可以輕心慢心觀之哉若以夫子嘗自謂有過孟子云周公之過遂據以為周孔有過乃癡夢中語也

嘉定改元十月庚午陸某書

跋坡谷帖

先大父左轄元祐中自小宗伯自請守潁逾年移南陽而蘇公自北扉得潁與大父為代此當時往來書也書三幅前後二幅藏叔父房其一幅則從伯父彥遠得之亡兄次川又得於伯父此是也傳授明白可以不疑而或者疑其出於摹倣識真者寡前輩所歎嘉定元年十二月乙亥山陰陸某謹識

跋山谷書陰真君詩

此石刻在夔州漕司白雲樓下黄書無出其右者嘉定己巳四月辛卯放翁書

跋呂尚書帖

右尚書呂公給事傅公往來書二卷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語曰起予者商也蓋臣當有以作其君弟子當有以起其師而況朋友之際乎二公可謂無負於古道矣使此書廣傳安知百世之下無興起者嘉定己巳

秋七月辛亥山陰陸某謹識

跋傅給事帖

紹興初某甫成童親見當時士大夫相與言及國事或裂眥嚼齒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殺身翊戴王室雖外患方張視之蔑如也卒能使金消沮退縮自遣行人請盟會秦丞相檜用事掠以為功變恢復為和好非復諸公初意矣志士仁人抱憤入地者可勝數哉今觀傅給事與呂尚書遺帖死者可作吾誰與歸嘉定二年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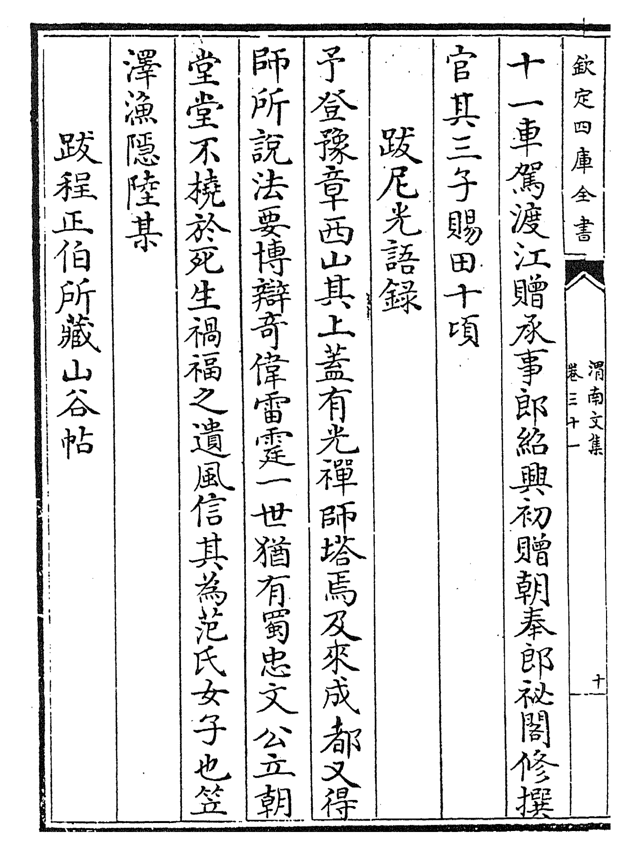
月癸丑陸某謹識

跋熊舍人四六後

裕陵見伯通外制手批付中書曰熊本文詞朕自知之荆公亦曰讀熊君奏報如面相語

跋臨汝志

歐陽澈字德明撫州臨川人徒崇仁金人犯闕上書請身使金庭馭親王以歸不報建炎初伏闕上書論大臣誤國太學生陳東亦上書所言略同遂併誅二人年三



十一車駕渡江贈承事郎紹興初贈朝奉郎祕閣修撰官其三子賜田十頃

跋尼光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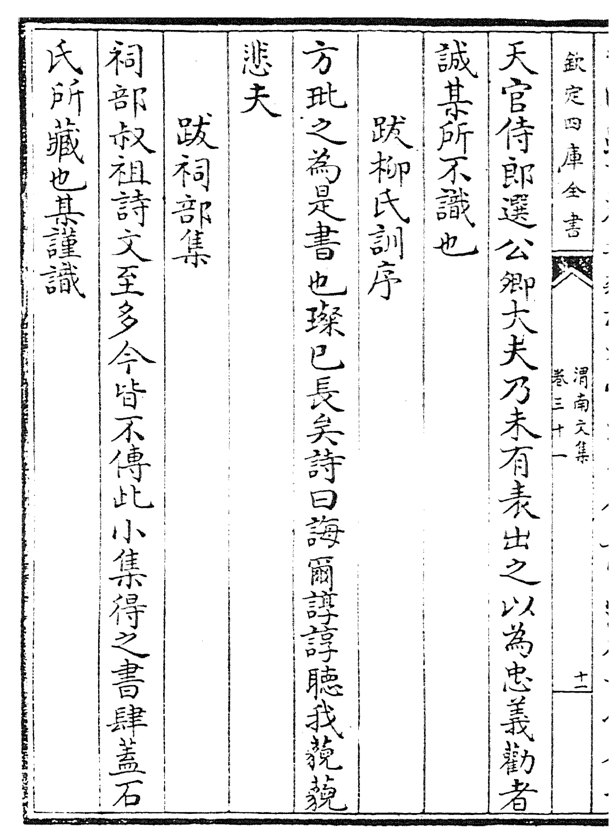
予登豫章西山其上蓋有光禪師塔焉及來成都又得師所說法要博辯竒偉雷霆一世猶有蜀忠文公立朝堂堂不橈於死生禍福之遺風信其為范氏女子也笠澤漁隱陸某

跋程正伯所藏山谷帖

此卷不應攜在長安逆旅中亦非貴人席帽金絡馬傳呼入省時所觀程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喚漁潭瑞草橋清泉翠樾之間與山中人共小巢龍鶴菜飯掃石置風爐煮蒙頂紫茁然後出此卷共讀乃稱爾

跋張待制家傳

待制公蹭於仕宦晚途僅得一郎吏而感激國難冒兵渡河北行忠義之氣可沮金石方其客死靈丘寓骨雲中時雖夷狄異類亦為賈涕也今其家寖微一孫未去



天官侍郎選公卿大夫乃未有表出之以為忠義勸者
誠甚所不識也

跋柳氏訓序

方玭之為是書也璨已長矣詩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
悲夫

跋祠部集

祠部叔祖詩文至多今皆不傳此小集得之書肆蓋石
氏所藏也某謹識

跋消災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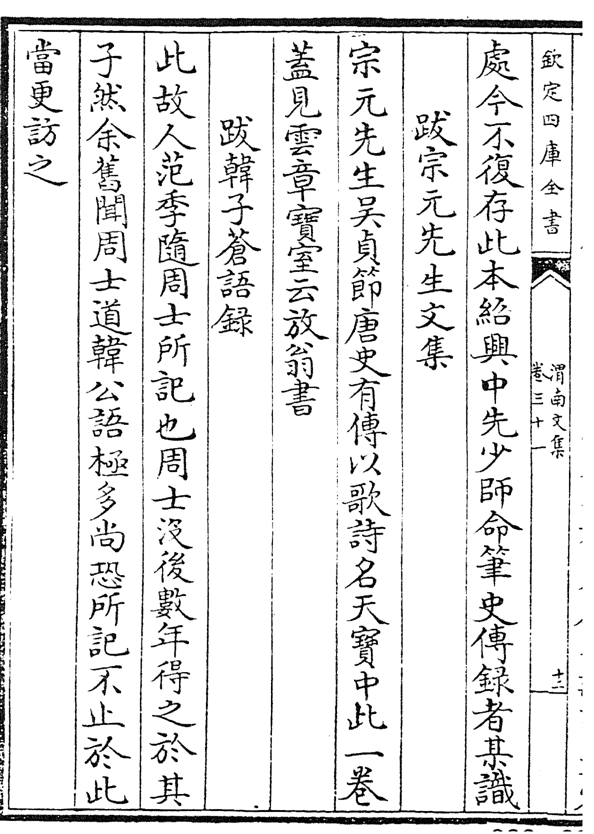
高道傳言此頌蓋武陵張尊師作尊師亦號白雲子豈以此故遂誤爲子微乎玉笈齋書

跋肇論

高僧傳肇公化時年三十一耳所著書乃傳百世吾曹老而無聞可愧也

先楚公奏檢

舊有海陵時錄白元本巨編大字有先左丞親書更定



處今不復存此本紹興中先少師命筆吏傳録者其識

跋宗元先生文集

宗元先生吴貞節唐史有傳以歌詩名天寶中此一卷

蓋見雲章寶室云放翁書

跋韓子蒼語録

此故人范季隨周士所記也周士没後數年得之於其

子然余舊聞周士道韓公語極多尚恐所記不止於此

當更訪之

跋孟浩然詩集

此集有示孟郊詩浩然開元天寶間人無與郊相從之理豈其人偶與東野同姓名邪晁伯以謂岳陽樓止有前四句亦似有理

續考之伯以之說蓋不然大抵浩然四十字詩後四句率覺氣索如洞庭寄閻九歲莫歸南山之類皆然杜少陵評浩然詩云新詩句句盡堪傳豈當時已有此論故少陵為揜之耶

適越留別譙縣張主簿詩初云得與故人會後云浮雲去吴會此亦是吴與會稽也

跋出疆行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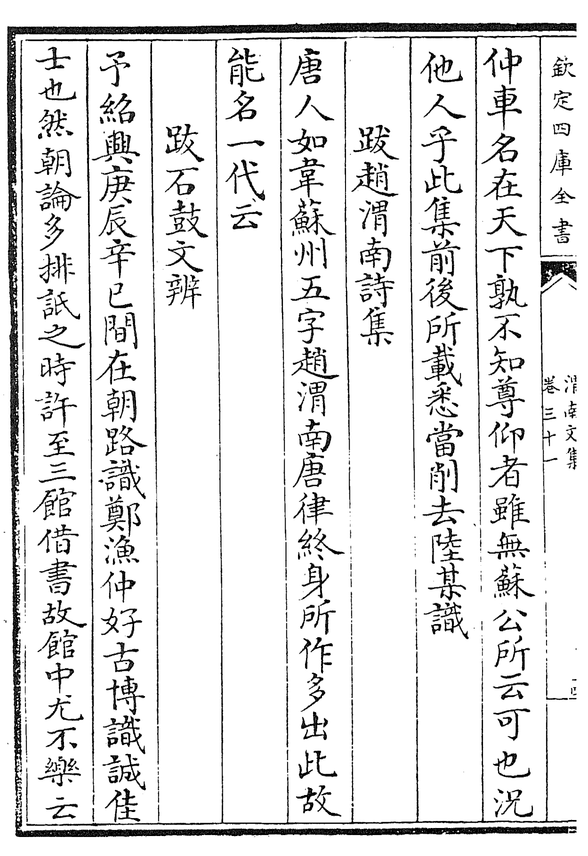
此一書蓋陳魯公出使時官屬所記不知為何人也文詞雖鄙淺事頗詳洽故録之

淳熙己酉秋錢愷之子端忠為金部外郎予在儀曹與之同廊日會食嘗問此書誰所作端忠云刁廱也廱字文叔頗有文不應鄙淺如此恐未必然也放翁書

跋李衛公集

韋執誼之為人順宗實錄及唐書載之甚詳正人所唾罵也今觀李衛公祭文稱譽之乃如此衛公之言固過矣史官所書無乃亦有溢惡者乎毀譽之可疑如此者多矣可勝歎哉執誼作相時實錄言嘗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而史不書衛公又以為僕射雖小節亦聊附見於此

跋徐節孝語



仲車名在天下孰不知尊仰者雖無蘇公所云可也況他人乎此集前後所載悉當削去陸某識

跋趙渭南詩集

唐人如韋蘇州五字趙渭南唐律終身所作多出此故能名一代云

跋石鼓文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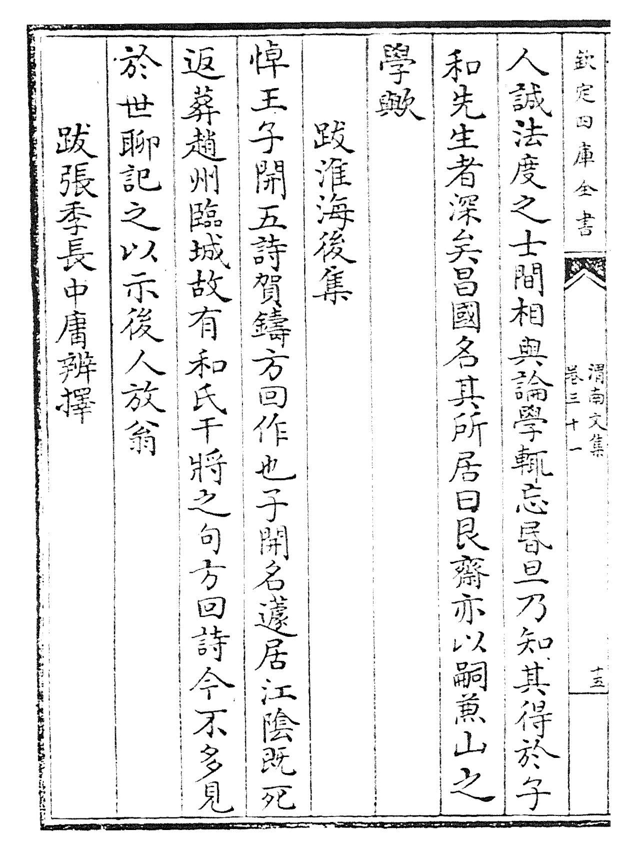
予紹興庚辰辛巳間在朝路識鄭漁仲好古博識誠佳士也然朝論多排詆之時許至三館借書故館中尤不樂云

跋西崑酬唱集

祥符中嘗下詔禁文體浮豔議者謂是時館中作宣曲詩宣曲見東方朔傳其詩盛傳都下而劉楊方幸或謂頗指宮掖又二妃皆蜀人詩中有取酒臨邛遠之句賴天子愛才士皆置而不問獨下詔諷切而已不然亦殆哉

跋蕭山家學

予始得此書時猶未識昌國後五年始同朝詳觀其為



人誠法度之士間相與論學輒忘昏旦乃知其得於子和先生者深矣昌國名其所居曰艮齋亦以嗣蕭山之學歟

跋淮海後集

悼王子開五詩賀鑄方回作也子開名遽居江陰既死返葬趙州臨城故有和氏干將之句方回詩今不多見於世聊記之以示後人放翁

跋張季長中庸辨擇

此書大槩似陳瑩中初著尊堯集識者當自得之

跋法書後

法書一編付子適能熟觀之亦可得筆法之梗概矣

跋李太白詩

此本頗精今當塗本雖字大可喜然極謬誤不可不知也

跋重廣字說

字說凡有數本蓋先後之異此猶非定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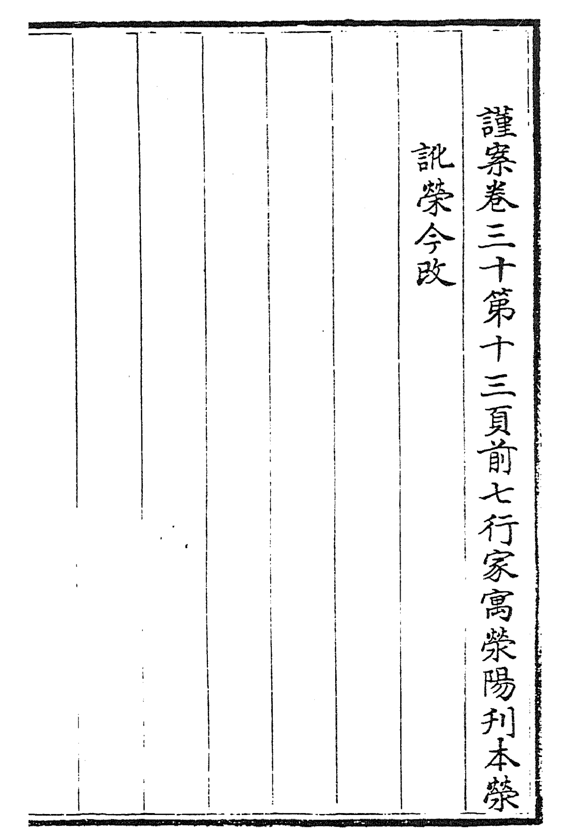
跋巖壑小集

朱希真夜熱坐寺庭五字一篇及病虎過酒樓二古詩皆出同時諸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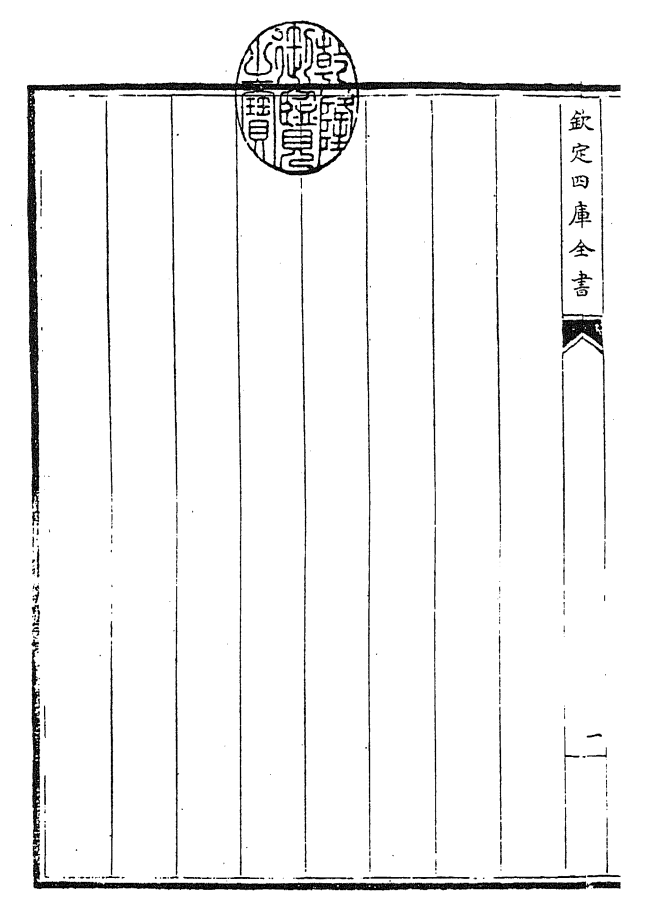
跋王元澤論語孟子解

元澤之歿詔求遺書荆公視篋中得論語孟子解皆細字書於策之四旁遂以上之然非成書也

渭南文集卷三十一


謹案卷三十第十三頁前七行家寓滎陽刋本滎

訛滎今改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渭南文集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渭南文集卷三十二

宋　陸游　撰

右朝散大夫陸公墓誌銘

自漢以來為天下名族文武忠孝史不絶書比唐亡惡五代之亂乃去不仕然孝弟行於家行義修於身獨有古遺法世世守之不以顯晦易也宋興歴三朝數十年秀傑之士畢出太傅始以進士起家楚公繼之陸

氏衣冠之盛寖復如晉唐時往往各以所長見於世而材略偉然可紀者如公是也公諱宲字元珍曾祖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贈太傅諱翰太傅兩子伯曰萬載縣令諱琪縣令生宿州符離縣主簿贈朝奉大夫儼仲曰國子博士贈太尉諱珪實生楚公仕至尚書左丞諱佃公楚公第五子大夫早卒無嗣子楚公命公後焉任為假承務郎調台州寧海縣丞行令事遇事立決老吏宿奸畏慴縮栗不敢輒動巫以淫祀惑民悉捕寘於法習俗

為變會省丞官父老送公出境爭贐金帛公拒之不可
至或涕下乃取絲一鉤歷杭州仁和縣尉越州司工曹
事以舉為蘇州長洲縣縣號繁劇且久不治公至從容
如無事而縣以大治以最遷郎就命通判真州事發奸
伏申究枉號稱神明州多大陂澤用事者方興水利官
吏人人懷希望意謂且得厚賞公獨不肯與人莫測也
而覆覈多誕謾遂置詔獄惟公獨免盜起青溪張甚至
出大兵監司知公長於治劇共薦為隨軍勘計官軍食

漕浙江公建議潮汐嬴縮不可必請令士卒各持三日糧舟至龍山果失期賴以無乏而主將怒護舟吏欲立斬之莫敢爭者公獨慨然曰江行與平地異非吏罪且戮二人衆必大駭怯者求死强者委舟竄立敗事矣乃議分所載募民陸輦以行舟遂輕皆以時會雖沙磧湍瀨無害也衆多其謀而主將終以戾其意不說凡與軍事者皆超擢獨公更為通判登州從制置發運司幹當公事未赴除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實代兄中散公寘

當時以為榮部中餽公便宜留上供米六十萬石損直予民而糴於他郡官無所亡失而民賴以濟避親嫌移提舉京畿常平等事與轉運提點刑獄皆置司陳留會金人迫京師遊騎突至轉運提點刑獄倉卒避去故事兩司皆兼提舉將兵及保甲而常平司弗與也及是公獨不動以便宜招集燕山戍卒數千雜以保甲日夜部勒習教命舊將張憲統之扼據要害敵既不能攻而潰卒亦不為亂措置號令赫然有大將風采因間道上章

自劾且乞犒軍詔釋罪從所請方是時兵剽掠四出陳留適當其衝徵公幾殆議者謂宜出入兵間以盡其材而公罷歸矣屏居常州無錫縣讀書賦詩以自適初甚貧約公才具高既不仕因治産業甫數年家大贍足然取予有大略不務苛碎凶年賑貸至傾倉庾無少計惜鄰里疾病嫁娶喪葬有弗給者不待告而賙之然必以莫夜曰吾畏人知也蓋公雖退而家居然有所為猶卓卓如此使得盡其材於多故時視古所謂功名之士豈

遠哉初太傅遇異人得祕訣服氣仙去公晚而嗣其學起居康寧齒髮不衰疾已革猶不亂以紹興十八年閏八月四日卒年六十有一官至右朝散大夫遺命葬太湖之東大浮山之原以宜人徐氏祔宜人尚書禮部員外郎君平之女有賢德善筆札文辭先公二十有九年卒四男子演某官仕以廉直稱亦以故不得志後公十一年卒淙某官洝某官渲某官一女子適某官段彬孫若公既葬十有五年淙等始屬公從子某為銘銘曰

以公之材遭時囏虞馳騁功名公蓋有餘世方尚法豪傑斥疎亦或知之旁睨欲歔卒歛智略老於里閭二十三年燕及惸孤大浮之原其下震澤春秋奉祠世世無斁

陳君墓誌銘

建炎四年先君會稽公奉祠洞霄屬中原大亂兵禝南及吳楚謀避之遠遊而所在盜賊充斥莫知所鄉有惟悟道人者東陽人為先君言同邑有陳彥聲名宗譽其

義可依其勇可恃彥聲事親孝父死貲百萬悉推以予弟脫身躬耕復致富饒宣和中盜發旁郡東陽之民有將應之者賴彥聲為言逆順禍福得不從亂安撫使劉忠顯公因命悉將其鄉之兵彥聲設方略明部伍盡出家貲激使用命者有潰卒阻林莽且數百人彥聲馳一馬自往招之皆感泣願効死東陽當横潰中而能獨全不為盜區者彥聲之力也劉公竒其材欲官之辭不肯受至建炎初羣盜四合州縣復以禦賊事屬彥聲方是

時所立尤壯偉及論賞則又固辭先君聞之大喜曰是
豪傑士真可託死生者也於是奉楚國太夫人間關適
東陽彦聲越百里來迎旗幟精明士伍不譁既至屋廬
器用無一不具者家人如歸焉居三年乃歸彦聲復出
境餞别泣下霑襟已而先君捐館舍予兄弟遊宦四方
念無以報之每惕然不自安乾道二年予歸自豫章一
日有哀經來見者則彦聲之子愔也泣曰先君晚歲竟
以前功補承信郎遇登極恩遷承節郎盱眙軍守嘗奏

為沿淮廵檢不赴不幸以去年三月某日歿矣享年七十四將以今年十一月某日葬於猿騰山之原遺言求銘嗚呼是蓋嘗有德於予家者義不可辭彥聲曾大父用之大父希覲父參娶羅氏以子回授恩封孺人六男子恂忱惲懌愔恪恂忱皆吉州助教懌成忠郎新差監光化軍任成都酒稅女一人適貴州助教盧敏求孫男二十二人溥泳源淮汜湜深潛讼澮淳浚汲瀟涓皆業進士滋汪潭準淇濤洋尚幼孫女二十人適進士王宦

范庭艾胡詠保義郎路光祖進士葛少伊晏剛中左廸功郎婺州武義尉應振曾孫男女三十二人元孫一人予聞彦聲既得官赴銓離立庭中吏操牘唱姓名彦聲大不樂即日棄去其自愛重又有士大夫所愧者則其得銘亦不獨以與之有雅素而已銘曰亂能全其鄉功名非其願也富能𫷷其族公侯非其羨也一辱於銓吏而掉耳疾走終身弗見則吾儕區區釋耕而干禄者非可賤也夫

費夫人墓誌銘

故建平守蜀費公樞有女子子曰法謙字海山年十有七歸於今右宣教郎晉張君珖三十有八年年五十五而沒沒百二十三日而葬葬再歲而銘銘之歲實乾道八年而作銘者君之友吳陸某也君少為進士有場屋聲既壯屢屈於禮部乃以從父任入官又蹭蹬幾二十年故時同為進士者今丞相葉公自大司馬使西鄙奏君為其屬君顧太夫人春秋高將辭不行夫人曰行矣

妾在側君奚憂於是盡斥奩中之藏具滫瀡滑甘以時進饋奉盥授帨比平日加謹雖有疾强自持不怠至疾平太夫人或終不知君得夙夜王事而無内憂者夫人力也君嘗自楚歸蜀上忠州獨珠灘觸石舟敗舟人皆失魂魄夫人獨不動徐謂君曰與君平生皆俯仰無媿何至溺死已而果全上下交慶而夫人乃澹然無甚喜色其曰夫人篤孝君姑以成其夫之賢蓋有古列女風至臨死生之變而不以動心則雖學士大夫有弗及者

然求其所以能至是者亦自孝敬始而已夫人生四子男曰宗望宗康女曰海月海雲海雲先夫人四十餘日卒孫祖義銘曰嗚呼有宋孝婦費夫人之墓

曾文清公墓誌銘

公諱幾字吉父其先贛人徙河南之河南縣曾祖識泰州軍事推官妣祖氏寧晉縣君李氏祖平衢州軍事判官贈朝散大夫妣慈利縣君劉氏考凖朝請郎贈少師妣魏國太夫人孔氏公有器度舅禮部侍郎孔武仲祕

閣授理平仲歎譽以為奇童未冠從兄官鄆州補試州學為第一教授孫勰亦贛人異時讀諸生程試意不滿輒曰吾江西人屬文不爾諸生初未諭及是持公所試文矜語諸生曰吾江西人之文也乃皆大服已而入太學屢中高等聲籍甚會兄弼提舉京西南路學事按部溺死無後持恩補公將仕郎公以太夫人命不敢辭試吏部銓中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兼欽慈皇后宅教授遷辟雍博士兼編修道史檢閱官時禁元祐學術

甚厲而以剽剝積闒熟爛為文博士弟子更相授受無敢異一少自激昂輒擯弗取曰是元祐體也公獨憤歎思一洗之一日得經義絶倫者而他場已用元祐體見黜公爭之不可明日會堂上出其文誦之一坐聳聽稱善爭者亦奪氣及啓封則內舍生陳元有也元有遂釋褐文體為少變學者相賀改宣義郎入祕書為挍書郎道士林靈素以方得幸尊寵用事作符書號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獨故相李綱故給事中傅崧

御及公俱移疾不行出為應天少尹尹故相徐處仁敬待公公嘗決疑獄徐公謝曰始徒謂君儒者乃精吏道如是耶一日有中貴人傳中旨取庫金而不齎文書徐公用府寮議將姑許之公力爭至謁告不出徐公雖不果用而尤以此服公丁内艱服除主管南外宗室財用請康初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女真兵入都城受圍太府鹽鈔無自得商賈不行公乃便宜為太府鈔給之比賊退得緡錢六十萬喪亂之餘國用賴是以濟而公不

自以為功也改提舉荆湖北路茶鹽公事羣盜大起湖北諸郡皆破獨辰沅靖三州僅存有封樁鹽公以與蠻獠貨易得錢數鉅萬間道上行在所賊孔彦舟據鼎州川陜宣撫使司幕官有傅雱者輒假彦舟湖北副總管彦舟因自稱官軍而殺掠四出自若也俄以總管檄檄公求鹽給軍食官屬震恐請與以紓禍公卒拒不予其後有爲鼎澧鎮撫使者怙權暴橫復欲得鹽公曰使吾畏死則輸彦舟矣亦卒不予以疾乞閒主管臨安府洞

霄宮起為福建路轉運判官未赴改廣南西路廣南支郡賦入悉𦂳轉運司歲度所用給之吏緣為奸公獨親其事吏不得與文書下諸郡愜服徙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改兩浙西路故太師秦檜用事與金和士大夫議其不可者輒斥公兄為禮部侍郎爭尤力首斥而公亦罷時秦氏專國柄未久猶憚天下議復除公廣南西路轉運副使以慰士心徙荆湖南路賊駱科起郴州宜章縣郴道桂陽皆警且度嶺詣湖北宣撫司遣將逐捕

賊引歸宜章之臨武峒宣撫司遂以平賊聞公獨奏其實朝廷始命他將討平之主管台州崇道觀起提舉湖北茶鹽未赴改廣西轉運判官公雖益左遷然於進退從容自若人莫能窺其涯復主管崇道觀寓上饒七年讀書賦詩蓋將終焉紹興二十五年檜卒太上皇帝當宁慨然盡斥其子孫姻鄗而收用耆舊與一時名士十一月起公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老矣而精明不少衰去大猾吏張鎬一路稱快明年知台州公娶錢氏有郡

酒官者夫人族子也大為奸利且恣橫患苦里閭公亟捕繫獄奏廢為民黃巖令用兩吏為囊槖以受賕吏持之令不勝怒械吏置獄一夕皆死公發其罪或以書抵公曰令左丞相客也公治益急亦坐廢踰年名赴行在所力以疾辭除直祕閣歸故官數月復名既對太上皇帝勞問甚渥曰聞卿名久矣公因論士氣不振既久陛下興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若賣直沽名者願皆優容奬激之時太上懲秦氏

專政之後開言路獎孤直應詔論事者衆公懼或有以
激訐獲戾者故先事反覆極論以開廣上意太上大悅
除祕書少監先是少監選輕士至不樂入館公既以老
臣自外超用名震京都及入朝鬢須皓然衣冠甚偉雖
都人老吏皆感欷以為太平之象於是公去館中三十
有八年矣舉故事與同舍賦詩飲酒縱談前輩言行臺閣
典章從容每竟日故相湯思退嘗語客曰恨進用偶在
前不得當斯時從曾公遊也其為薦紳歆慕如此擢尚

書禮部侍郎初公兄楙歷禮部侍郎至尚書兄開亦為禮部侍郎至是公復繼之衣冠尤以為盛事二十七年吳越大水地震公極論消復災變之道及言賑濟之令當以時下太上皆嘉納時將郊祀公力請對言臣老筋力弗支矣陛下郊天若禮官失儀亦足辱國太上曰卿氣貌不類老人姑為朕留公再拜謝曰臣無補萬分一惟進退有禮尚不負陛下拔擢不然且為清議罪人乃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洪州玉隆觀又三歲除敷文閣待

制完顔亮盜塞下詔進討已而兵大横或欲通使以緩其來公方病卧聞之奮起上疏曰遣使請和增幣獻城終無小益而有大害為朝廷計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整軍經武之外一切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日陛下降詔諸將傳檄數金入君臣言猶在耳何詞復和邪令上初受内禪公又上疏累數千言大概如前疏而加詳既封奏具衣冠遡闕再拜乃發公自宣義郎十一遷為左中大夫至是以即位恩遷左太中大夫執政欲

起公入侍經筵度不可致乃以公子逮為提點浙西刑獄以便養隆興二年公上章謝事遷左通議大夫致仕莊文太子立羣臣為父後者得加封其親公子逢請於朝而有司疑公官高詔特遷左通奉大夫乾道二年五月戊辰卒於平江府逮之官舍享年八十三爵至河南縣開國伯食邑至七伯户公平生㷀居莊敬如齊至沒不少變九月辛酉逢等葬公於紹興府山陰縣鳳凰山之原詔贈左光禄大夫有司謚曰文清娶故翰林學士

錢勰之孫朝請郎東美之女封曾國太夫人男三人逢朝散大夫尚書左司郎中逮朝奉大夫充集英殿修撰知湖州迅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女一人嫁右朝散郎知吉州呂大器孫男七人槃廸功郎監戶部贍軍烏盆酒庫桌承務郎新知平江府長洲縣梁從政郎監戶部贍軍諸暨酒庫棨廸功郎監建康府提領所激賞酒庫槩宣教郎棐修職郎監明州支鹽倉棠廸功郎新湖州長興縣尉孫女九人長適從事郎衢州江山縣丞李

孟傳次適通直郎新通判楊州軍州事朱輅次適宣義郎新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詹徽之次適從政郎新婺州金華縣丞邢世材次適宣教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槳子强次適修職郎呂祖儉次適文林郎湖州長興縣丞丁松年次適廸功郎前明州慈谿縣主簿王中行次適廸功郎監衢州比較務張震曾孫男女十三人公貫通六經尤長於易論語夙興正衣冠讀論語一篇迨老不廢孝悌忠信剛毅質直篤於爲義勇於疾惡

是是非非終身不假人以色詞少師捐舘舍公才十餘歲已能執喪如禮終喪不肉食及遭内艱則既祥猶蔬食凡十有四年至得疾顛眴乃已每生日拜家廟未嘗不流涕也平生取與一斷以義三仕嶺外家無南物或求沉水香者雖權貴人不與守台州以屬縣並海產蛆菜比去官終不食初佐應天時元祐諫臣劉安世已恙黨禁方厲仕者不敢闖其門公獨日從之遊論經義及天下事皆不期而合避亂寓南嶽從故給事中胡安國

推明子思孟子不傳之絶學後數年時相倡程氏學凡名其學者不歷歲取通顯後學至或矯託干進公源委實自程氏顧深閉遠引務自晦匿及時相去位為程氏學者益少而公獨以誠敬倡導學者吳越之間翕然師尊然後士皆以公篤學力行不譁世取寵為法公治經學道之餘發於文章雅正純粹而詩尤工以杜甫黄庭堅為宗推而上之繇黄初建安以極於離騷雅頌虞夏之際初興端明殿學士徐俯中書舍人韓駒呂本中游

諸公繼沒公巋然獨存道學既為儒者宗而詩益高遂擅天下有文集三十卷易釋象五卷他論著未詮次者尚數十卷某從公十餘年公稱其文辭有古作者餘風及疾革之日猶作書遺某若永訣者投筆而逝故公之子以銘屬某會某客巴蜀久乃歸銘之歲實淳熙五年去公之歿十二年矣銘曰

聖人既沒道裂千歲士誦遺經用鮮弗戾孰如文清得於絶傳耄期躬行知我者天秉禮蹈義篤敬以終病不

惰媮大學之功士豈不逢施則未究刻銘於丘維以詔後

渭南文集卷三十二

渭南文集卷三十三

宋 陸游 撰

青陽夫人墓誌銘

有宋蜀人天池先生譚公諱篆字拂雲之夫人青陽氏井研人大父知歸州事泰實生五丈夫子以幼子古繼其弟春是為夫人之考夫人歸譚氏不及事舅獨事君姑太安人太安人則歸州之女子子於夫人為姑夫人

夙夜婦道不以親故少懈天池與其考隆山先生諱望字勉翁皆以文章名一代取友皆天下士亦繼以進士起家然得年皆不盈五十志遠年局未嘗問家人產業方天池殁時一子曰季壬甫生十年煢然獨立而天池亦無兄弟譚氏不絶如綫太安人傳家事已久夫人幼讀書了大義於是行其所知自處儉薄而不以貧憂其姑躬履艱難而不以事累其子外父母家而一意立譚氏門户太安人饍服非其手調筆縫紉不以進親客至

夫人視庖厨刀匕惟謹及即席則立侍姑側終日不休
酒殽潔豐果蔬芳甘奉盥授帨肅祇無譁容歸皆太息
祝其女婦願庶幾夫人萬一而夫人歉然常愧力不足
也斥賣簪襦遣季壬就學夜課以書必漏下三十刻乃
止間則為道隆山天池言行以磨礪之及季壬稍長與
人交則誨之曰某可師某可友某當絶勿與通故季壬
名其堂曰願學室曰勝巳私皆夫人所以訓也夫人享
家廟如養姑之孝字孤孳如愛子之恩葢其節行法度

士君子莫能加焉季壬舉進士拔解太安人尚無恙夫人不自喜而為太安人喜及擢第拜廟夫人猶涕泣曰先姑不及見矣觀者皆感動惻愴後以德壽宫慶壽恩得封亦以是不敢樂也初季壬解褐為崇慶府府學教授凡四年徙成都府吏部以僑寓格不下執政為奏復還崇慶以便養命至而夫人棄其孤矣初命教成都今樞密使周公貳大政知予與季壬友以書來告曰石室得人矣季壬有學行為諸公大人所知蓋如此以故士

皆慕與之交而夫人墓道之碣乃萬里來屬予於山陰鏡湖上義不可辭夫人諱字及年與其他在法當書者皆已見內誌懼於再告故獨述其大節而已自周以降禮教日衰為女子者不聞姆師之訓圖史之戒閭巷尼媪交煽其間非天資淑柔則悖驁囂昏貪黷悍驕不復知供養祭祀為婦職者固其所也夫人奮乎千載之下獨不移於俗矯矯自立如此於虖賢哉予與季壬實兄弟如也故述孝子之意以作銘其辭曰

淳熙十祀冬十月丙申孤季壬奉先夫人之柩祔於天池先生之藏平生相倚為命兮未嘗輕去吾親之傍日將夕而未返則倚門其皇皇今也山空無人凜乎欲霜鳥獸紛其號鳴木葉霣兮草黄吾親不見其孤兮悲生死之茫茫兒不能奉養於泉塗兮肝心裂而滂滂茹哀忍死兮庶其顯揚維友予銘兮後百世而彌芳

陸孺人墓誌銘

孺人山陰陸氏曾大父某國子博士贈太尉大父某承

奉郎考其廸功郎明州司法參軍母同郡齊氏孺人年若干嫁爲承議郎知梧州髙郵桑公莊之妻端靖淑柔讀書略知大義自其在父母家已得孝名見治絲枲輒趨與共事法曹與齊夫人皆異之建炎間法曹避兵天台而承議適攝縣主簿事故時兩家已繼爲婚姻情好甚篤因以孺人歸焉承議既罷主簿以亂故不克北歸因寓近縣山中凡四十年間雖出仕歳滿輒歸居山之日多於在官衣食嘗不足孺人處之超然自㓜奉佛法

戒擊鮮終身不犯嘗舟行沂汴遇老桑門丐錢孺人亟施之且問曰師何許人老如此尚行乞耶對曰吾天台兄弟十八人我獨好遠遊故抵此汝與我有宿契他日當為鄰及是寓居適近石橋一日登應真閣修茶供至第三尊者驚歎曰此吾汴舟所見也承議嘗為西安令有娠婦以事繫獄念釋之未果孺人夢白衣人告曰囚且字子矣亟以告承議呼乳醫眎之而信即脫械予假使歸果以是夕產孺人事佛之驗至如此然奉家廟盡

孝盡敬朝夕定省如事生凡祭祀烹飪滌濯皆親之至

累夕不寐承議平生所與遊多知名士每客至輒信宿

留孺人執刀匕白首無倦色曰此婦職也近世閨門之

教略安以學佛自名則於祭祀賔客之事皆置不顧惟

私財賄以徇其好曰吾徼福於佛也於虖娶婦所以承

先祖主中饋顧乃使之徼佛福而止耶安得以孺人之

事告之承議有兄之子妻士人陳汝翼貧無以生孺人

力賛承議挈之歸同爨十五年使其子與巳子俱就學

遂中名第而孺人諸子皆好修世昌從諸公問學不以貧奪其志人以為積善之報孺人得年七十有四以淳熙十二年正月巳丑卒丈夫子三人長之瑞早卒次則世昌次世茂女子子四人徐廷煥顧淵陳寬吳植其壻也明年某月甲子葬於天台之太平鄉朴塓祔承議之墓世昌寔來請銘孺人於予為從祖姊其敢辭銘曰

廟祭賓享維婦之職熳鶩狠驕蠹我壼則孰如孺人耆老益恭名山崇崇閟此幽宮

浙東安撫司參議陸公墓誌銘

紹興初詔修元祐故事命大臣近侍以十科舉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孫公近首舉右廸功郎陸靜之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方詔之下也孫公一時辭宗主盟翰墨自三館諸儒與進士高第願得一言者袂相屬也公年財二十餘以門廕入官初未為人知而孫公獨歎譽稱薦之一旦出千百人右於是中朝名勝士莫不知陸佃山慕與之交而公仲弟升之仲高亦以文章有名號

二陸仲高遂登進士丙科公業春秋及賦再試禮部乃輒斥因不復践名場而一意欲以才略致通顯然愈不偶以老豈非命耶公㑹稽山陰人曾大父珪國子博士贈太尉大父佖中大夫考長民左朝請大夫尚書右司員外郎兩世皆贈金紫光禄大夫公以父任補將仕郎調信州上饒縣台州天台縣主簿皆不赴監潭州南嶽廟從措置户部贍軍酒庫所幹辦公事又不赴徙江南東路轉運司淮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知台州寧海

縣部使者挾私憾中公以法鍛鍊累月無所得然猶坐
黴文衝替起知臨安府臨安縣主管台州崇道觀通判
隆興府建康府資當守郡會得重聽疾不能奉臨遣乃
為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官至朝散大夫服三品淳熙
十四年六月癸酉卒享年七十七娶季氏先公二十年
卒贈宜人子二人子畧前台州寧海縣主簿子埜當以
公納禄恩補官女子二人長適承議郎新權知台州軍
州事司馬僖次適從政郎趙善价孫男三人立達立言

立桑孫女五人長適鄉貢進士石正大餘尚幼子墨子
埜將以九月丙午葬公於會稽縣上皋尚書塢以李宜
人祔實來請銘公平生不大試於事故可傳載者少然
在寧海有嫗訴子不孝二十條公遽呼嫗問之憒不能
置一辭逮問為書者則嫗之女壻實為之案驗辭服一
邑驚以為神佐建康會久旱力請於府為火備已而火
屢作皆以有備不為災士民至今誦之晚既久不仕日
誦左氏傳史記前漢書率盡兩卷不以寒暑疾恙少廢

有疑義客至輒講之前五年忽作治命百餘言戒家人勿用浮屠法及厚葬比終無大疾疾已亟猶起坐堂上觀書如平生徐闔書危坐遂逝於虖亦奇矣銘曰

士患不材材患莫知既或之知又弗克施在昔所歎天嗇其壽耄耋不試將孰歸其咎

山陰陸氏女女墓銘

淳熙丙午秋七月予來牧新定八月丁酉得一女名閏娘又更名定娘予以其在諸兒中最稚愛憐之謂之女

女而不名姿狀瓌異凝重不妄啼笑與常兒絕異明年七月生兩齒矣得疾以八月丙子卒菆於城東北澄谿院九月壬寅即葬北岡上其始卒也予痛甚灑涙棺衾間曰以是送吾女聞者皆慟哭女女所生母楊氏蜀郡華陽人銘曰

荒山窮谷霜露方墜被荆榛兮於虖吾女孤冢巋然四無鄰兮生未出房奥死棄於此吾其不仁兮

傅正議墓誌銘

公諱某字凝遠其先爲北地清河著姓後徙光州爲固始人唐廣明之亂先人相保聚南徙閩中今多爲大家而傅氏之祖曰府君實與其夫人林氏始居泉州晉江縣生五子長子卒謀葬有異人告以葬聖姑山之右而徙其居仙遊羅山之麓林夫人有高識悉用其言宋興仙遊隸興化軍而傅氏鉅公顯人始繼出矣若夫德修於家教行於鄉而身不及用者亦在其子孫如公是也公之大父程父嵩以累舉進士推恩閉門教子不肯

仕累贈奉直大夫公奉直第二子幼有美質讀書日數
千言學為文輒驚其長老崇寧中甫年十八入太學聲
名籍甚試中高等然猶幾二十年乃以上舍登第調滄
州無棣縣主簿會女真陷全燕寨虗南下兩河皆震吏
士相顧無人色或委官去郡檄公餉軍公南方書生平
生不習金鼓初咸意公難之而公得檄即行不暇秣馬
冒兵往來軍賴以無乏虜出塞會公亦遭奉直憂始南
歸終喪得南劍州順昌縣尉時所在盜起縣民亦相挻

為亂公素得士心徐設方略窮其窟穴未幾悉平部使者欲言之朝公辭而出弓手有謀叛者語其徒曰奈累傅公何比公罷去盜遂作殺掠暴甚邑人以不留公為悔調泉州安溪縣丞改宣教郎猶安其官不求徙有自吏部擬注來代者始徙南安縣丞其恬於仕進如此南安大饑民棄子者相屬公請於州出常平錢米設安養院於延福僧舍乳湩糜粥湯液皆不失其宜明年歲豐悉訪其所親歸之曩時縣之貧民鬻業者輒減其戶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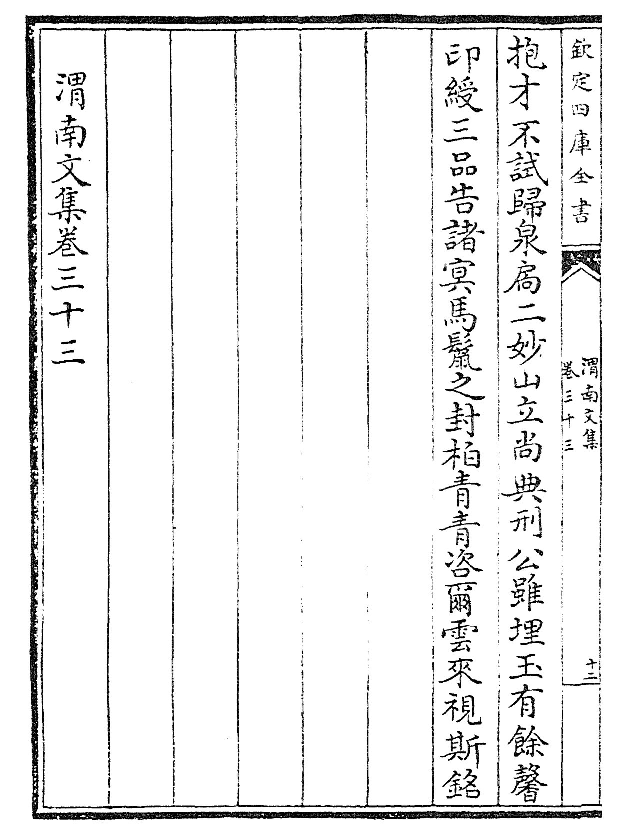
以求速售或業盡而賦獨存官責之急至死徙相踵公既得其弊一切以肥磽定賦民之寃失職者皆得直治最一路遷知晉江縣會詔造戰艦他郡縣吏多並緣煩擾事亦不時集公獨不以諉吏躬督其役勞費視他邑省殆半而事獨先期辦安撫使張忠獻公聞於朝特減磨勘年遂爲茶事司幹辦公事公於是行能已爲時所知秩滿造行在所顧不數見公卿赴銓得通判南劍州而歸將之官以紹興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感疾不起

享年六十有八積寄祿官至左朝奉大夫累贈正議大夫公亡恙時自發書卜葬於白石之南雖月日莫不有治命至歿悉遵用焉娶林氏正議大夫豫之女封宜人今累封太淑人六子渙奉議郎知漳州漳浦縣汶朝散郎江南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淇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洵淩洧舉進士奉議𦒿官有家法不幸與洵淩皆早世常平以材望擢使一道而龍圖嘗位列卿實中朝宿德皆且柄用矣士大夫以為

公積行累功之報四女長適進士林維次適龍溪縣尉陳希錫次適進士林若思次適進士林若公初龍圖使浙東實治會稽而某為郡人始從龍圖遊獲觀公文章豪邁絶人而其詩尤工龍圖又為某言公當官至廉為縣時有小吏持官燭入中閾公顧見立遣出仕官三十年先疇無一壟之增老猶力學不厭行其所知未嘗以窮達累心饑者輟食濟之病者治藥療之所居之傍有路達泉州而林谷阻險者四十餘里行旅告病公率親

黨塹山伐石易爲夷途人至今誦焉疾革猶戒諸子曰吾平生無愧頫仰歿後汝曹居官主清治家主嚴奉先主敬收族主恩造次顛沛必主忠信能用吾言雖貧賤猶爲有德君子不然獵取光顯奚爲哉語終遂瞑方龍圖言此時固已屬𦘕以發揚潛德會徙節浙西後逾年乃以狀來請銘銘曰

築野肖夢相武丁死不泯亡騎列星後世繼起三千齡峩冠相望立漢廷公入太學奮由經蹭蹬晚乃駕𡲬篁



抱才不試歸泉扃二妙山立尚典刑公雖埋玉有餘馨印綬三品告諸冥馬鬛之封柏青青咨爾雲來視斯銘

渭南文集卷三十三

渭南文集卷三十四

宋 陸游 撰

尚書王公墓誌銘

寶謨閣直學士正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王公既葬之二年孫宿來請於公之里人陸某願次公出處請謚於有司某辭不獲既以狀授其家宿復來泣且言曰古之葬以碑封因識於碑則碑固在墓外後世隧葬

識於隧中非古也吳會稽之葬弗隧則雖已葬刻石墓旁實為近古惟丈人予之銘其辭以既嘗狀公之行顧更求名卿巨人以信後世宿復泣言近世固有既為狀而復為之碑者丈人何獨謂謙其用是不果固辭惟公諱佐字宣子會稽山陰人曾大父諱仁大父諱忠世有隱德考諱俊彥以進士起家經行尊顯為時醇儒仕至左宣義郎太平州州學教授贈至特進兩娶同郡葉氏追贈同安永寧郡夫人同安實生公幼而穎異不羣七

歲特進為講孟子即能復講不遺一言退無矜色特進歎曰吾家積善百年當有興者是子其當之乎十八補太學生二十有一以南省高選奉廷對為第一方唱名時趨拜進止詳華中度高宗皇帝喜動玉色授承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赴召為祕書省校書郎時秦丞相檜專政其子熺以前執政提舉祕書省館中或趨附以為捷徑公獨簡默嚴重未嘗妄交一語嘗語同舍曰唐三館故事丞相與赤縣尉均為學士安得

妄自屈哉熺聞不能平唉言者論去之逾年請祠祿為主管台州崇道觀丁特進憂服除會秦丞相死熺亦斥逐起家拜祕書郎兼玉牒所檢討官遷尚書吏部員外郎右司郎闕以公兼領秦丞相夫人王氏陳乞舊所得恩數之未用者自稱沖真先生公持白執政曰婦人安得此名向者誤恩有司不能執為失職今當追正然王氏封兩國夫人蓋祖宗以寵親王之配及外家尊屬者何可輒引以階僭紊當併奪之執政不能聽但寢其請

而已後王氏死卒奪先生號識者猶恨不盡用公初議
同安夫人墓在山陰為盜所發公即日不待命奔赴至
墓一日獲盜公與母弟左司公公衮欲手殺之親戚為
言此在法固當死不患讎恥不雪乃告於有司公既斂
葬猶不忍去墓所朝言趣還不得已造朝逾月獄成盜
不死左司公憤切手戮盜挈其首詣郡自繫待罪公亟
乞盡納官以贖弟罪詔給舍議給事中楊公椿等共議
曰春秋之義義復讎公衮無罪佐納官之請可勿許詔

曰給舍議是於是趣公就職如初紹興二十九年二月拜起居郎遇事直前獻納多所裨益未兩月以臺評罷然言者詆公甚峻至請投竄而上終保全之命守外郡遂知永州公自初仕即在館閣未嘗一日歷州縣到郡每決事吏皆抱牘立數步外不呼不敢輒進公親與民語有寃者得盡其言誕謾者一再詰皆詞窮折服自謂當受罰公延延見諸生勞問耆年凡可美民俗勵士節者舉之無遺又言永之士衆於道州而解名財及道四

之一願詔有司稍均之庶無失士徙知吉州廬陵號江西劇郡人疑公且困於事不得復問暇公至為政如零陵時不知有簡劇之異而事亦頓省治聲聞於行在詔直寶文閣踰年徙知明州仍命入奏而張丞相浚力薦公及王侍郎十朋張舍人孝祥以為可大用既對壽皇
聖帝諭以且有親擢既退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戶部侍郎公力辭且言臣昨面奏乃者戶部以
江東歲歉有江西和糴之令臣在江西實見一路決不

能獨出百五十萬石而闕子茶藥乳香之屬既不能售必至抑配其為民病且甚於江東之饑今臣若不自揆貪榮冒受而實未有以為策他日固不敢逃譴然民力國計將何以支願復補外或止供檢正職事詔不允仍兼侍講湯丞相思退以首相領江淮都督請公參其軍謀公為湯公言敵方議和而以兵入吾境此非其酋本指蓋用事者幸一勝以遂所求當選驍將精卒襲其驕惰急擊之彼以敗聞則用事者且得罪吾可從容制之

矣會湯公去位公亦罷參謀方是時疆埸未靖調兵遣戍用度日窘且諸路歲頗不登公從容應變窒漏察欺事無不集而民間泰然如無事時會永寧夫人卧疾懇求奉祠改權吏部侍郎請不已乃復以直寶文閣知宣州徙知建康府行宫留守建康自車駕行幸建爲别都居守多執政及侍從久次者惟公以威望被親擢中外皆知上任屬之意妖人朱端明崔先生挾左道與軍中不逞輩謀不軌且久及公至相與謀曰是不可欺少緩

必敗不如先事發乃共約以春大閱日起事雖極詭祕而公已盡得其陰謀一日坐帳中決事命捕為首者至前略詰數語即責短狀判斬之而流其徒數人於嶺外餘置不問僚屬方候見於客次無一人知者見公擲筆乃異之而妖人已誅矣公方閱案牘治他事如平時良久延見賓僚乃退無一毫異於常日又徙知平江隆興二府未赴會知上元縣李允升坐賄前事未作已丐尋醫去而讒者謂公縱有罪坐削官居建昌軍讒者去上

察守臣連坐未有公比且數思其才復官主管台州崇
道觀俄起知饒州又復直寶文閣知揚州入對勞問甚
渥留為宗正少卿兼權戶部侍郎上祀南郊命公玉輅
執綏凡所顧問占對贍敏上甚悅有褒嘉語於是疾公
者益衆史侍郎正志為發運使坐奏課不實謫有欲為
史分謗者乃併罷公而發運司事公始末未嘗與且嘗
論其徒擾無補至是乃併得罪逾年主管台州崇道觀
起為福建路轉運判官徙知潭州連進祕閣修撰集英

殿修撰淳熙六年正月郴州宜章縣民陳峒竊發俄破
道州之江華桂陽軍之藍山臨武連州之陽山縣旬日
有衆數千郴道連永桂陽軍皆警公奏乞荆鄂精兵三
千未報公度不可待而見將校無可用者流人馮湛適
在州公名與語曰君能有功不特雪前辠且遂爲朝廷
用北鄉恢復自此始矣湛請行公曰請行易耳今當不
俟奏報以兵相付既受此命即以羣盜授首爲期一有
弗任軍法非某敢貸也遂檄湛帶元管權湖南路兵馬

鈐轄統制軍馬即日令湛自選潭州廂禁軍及忠義寨
凡八百人即教場誓師遣行仍命凡兵之分屯諸州縣
者皆聽湛調發違慢皆立誅又出軍令牌付湛軍士所
過秋毫擾民及臨敵不用命或既勝而攘賊金帛使得
竄逸者皆必行軍法上奏以擅遣湛待罪且請亟發荆
鄂軍又私念湛有善戰名賊必遯入廣南思得勁兵遏
其衝而廣南非所部未有以為計會受命節制討賊軍
馬而前一日又奉詔會合諸路兵乃合二命為一稱節

制會合諸路兵馬檄廣南摧鋒軍兵官黄進張喜分屯要害賊知湛至而廣南守備已嚴乃驅載所掠輜重由間道歸宜章轉運司聞之即移諸州以為賊已窮蹙自守巢穴毋以備禦妨農公得報曰是不獨害捕寇且必惑朝廷乃檄轉運司及諸州以為賊未嘗敗何謂窮蹙其巢穴旁接三路七郡林菁深阻出入莫測何謂自守復奏言遣馮湛之後事方有緒若遽弛備賊必更猖獗愚民且有附和而起者非細事也因堅乞前所請荆鄂軍從之

已而果聞賊方作箭鏃甚盛遣入溪峒買毒藥之可為藥箭者公赫然以蕩滅為期且奏向者連州受賊首李晞降賞犒備足未幾復亡去為賊令陳峒之次首領是也以此知不一意討捕容其不死湖廣之憂未艾俟誅賊首而貸脅從未為晚也樞密院猶為當先招降上獨是公策命公躬至軍前節制公即日戒行師徒不譁耕隴市肆之人莫有知者既至宜章命湛以四月二十三日移屯何早山湛請進兵日不答惟給以合符曰符至

即行耳二十九日夜半始發兵符命湛及鄂州軍統領夏俊五月朔日詰旦分五路進兵賊初詐降實欲繕治寨栅阻險以抗官軍公得其情督兵甚峻及馳入隘口賊果立寨栅未及成聞官軍至狼狽出戰既敗又退失所憑乃皆潰走是日奪空岡寨駐兵十二渡賊之起也假唐源淫祠以誑其下日殺所虜一人祭神至是斬像焚其祠湛遂誅陳峒函首來獻已而李晞以下誅獲無遺宥其脅從發倉粟振貸安輯之業功行賞悉如初令

且上其事於朝振旅而還詔以公忠勞備著起拜顯謨閣待制湛亦由此復進用俄徙公知揚州平江遂知臨安府公力辭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天府臣所不能為也方祖宗時用人莫重於三司開封高選賢傑號將相之儲豪右憚其威望莫不斂避故得人為多巡幸以來用人益輕惟能媚奉權貴則為稱職沿襲非一日矣若使方拙自守者為之猶推舟於陸決不可行縱臣欲降心下氣周旋其間賦性既定如燥溼之不可移終有不能

自抑者徒速顛隮而已奏三上不得請遂就職入對上褒勉甚寵特賜金帶進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進權工部尚書而尹京猶如故兼侍講久之進侍讀遂權戶部尚書知淳熙十一年貢舉公尹京逾三年又兼版曹故時以冗劇日夜不得休公處之超然閒暇事皆立辦貴臣權家斂手不敢干以私民間利病無巨細罷行之或可施於四方者則疏其事以聞多見施行歲饑畿内小民或以農器蠶具抵粟於大家苟紓目前明年皆有失

業之憂公乃出令斷自東作之日先以還之俟蠶麥訖事而歸其子本大家不遵令小民負約不以時償皆坐罪令下農家相慶識者以為與呂文靖公建請不稅農器事相埒他日且為名相上亦自器異之嘗因夜直名對出御書三都賦序以賜益倚以拓定中原之事會長子病卒公力乞奉祠上察其不可留命以寶文閣直學士出守公復力申前請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執永寧夫人喪服除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觀鳳翔府

上清太平宫紹熙元年八月自製壙記又為治命凡沐浴歛葬之節莫不備具時公方康强無疾人或怪之二年二月十一日晨起猶讀書理家事如平時俄暴感風眩遂卒享年六十有六寄禄官自承事郎積遷至正奉大夫封自山陰縣開國男至開國伯食邑自三百户至九百户致仕進正議大夫遺表上贈銀青光禄大夫以卒之歲十一月四日葬于山陰縣天樂鄉笠里峰之原公娶同郡高氏早卒繼室括蒼季氏亦先公若干年卒

皆追封碩人子男二人履常承奉郎監淮西總領所建康府西酒庫克常承奉郎知台州天台縣丞皆前卒女四人長適温州平陽縣主簿梁叔括叔括卒再適提舉湖北路常平茶鹽張孝曾次適通判建康府曾槩今存者惟適曾氏女而槩卒矣孫男二人宿承務郎某某官孫女二人尚幼公以英傑邁往之資自學校科舉時已卓然出千萬人上仕雖至侍從所施設曽未究一二間居九年憂患或出意表而公所養愈剛大不為事變之

所折困人莫窺其涯一日嘗語某曰里中或謂僕以誅殺衆故多難不知僕為人除害也湖湘鄉者盜相踵今遂掃迹者二十年綿地數州深山窮谷之氓得以滋息而僕以一身當䜣謗萬萬無悔於虖公可謂知命者銘曰

維宋中興三聖相承公聽並觀以出賢能公奮於幽有德有勲知我者天用我者君蹈義秉節迄至耆乂山立在庭以道進退大夏方建拱把毓材豈兹棟梁萬牛莫

回生或忌之亦歎其死我銘弗誣用諗太史

楊夫人墓誌銘

鄞為東方大邦宋興以來多名公卿雖擯不仕及仕而不顯者如穆參軍脩士兵部建中學易劉先生跂皆既死而言立化行於家至今學者尊焉建炎南渡人物寖衰矣而山堂翠先生諱庭芝經為人師行為世範德義之化自家人始凜然克配前數公先生之仲子處士諱法之夫人曰武義楊氏年二十有一而字二十有三而

嫁二十有六而寡寡四十有三年年六十有八而卒卒一年而葬望處士之墓實紹熙五年十一月丙申也夫人自為韓氏婦事山堂及君姑錢夫人一步趨一話言悉皆韓氏家法耳目濡染又皆天下長者事故行成德進山堂以為稱吾家婦宗黨姻戚隣里皆取法焉處士先山堂不禄當是時夫人尚盛年也遂誓不再行二子伯始學步踉蹡不踰閾仲尚襁褓及能言夫人皆親授以孝經論語毛詩國風為之講聲形正章句具有師法

二子未從外塾而於幼學之事各已通貫精習卓然為奇童矣其後子益長夫人身任家事不以荒其子之業故皆舉進士中其科然夫人不喜子之得禄所以教而進之者父師莫加焉於虖非是母固不能成其子非翚氏家法亦不能成是婦也予少時猶及見趙魏秦晉齊魯士大夫之渡江者家法多可觀雖流離九死中長幼遜悌内外嚴正肅如也距今未五十年散處四方寖不能如故時久而不變如翚氏者蓋鮮矣夫人曾大父瓊

大父彬父伸卿皆不仕子曰豐從事郎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嶸奉議郎知徽州歙縣事孫復亨慈孫陽孫耦孫孫女七皆處豐來請銘銘曰

聳氏之先化行閨門我觀夫人典則具存夫人之賢實應圖史有如不信視其二子東有茂櫝處士所藏雖不克祔鬱乎相望

陸郎中墓誌銘

公諱沅字子元會稽山陰人曾大父珪國子博士贈太

尉大父佃中大夫尚書左丞贈太師楚國公考賁右中散大夫贈少師公於某爲從父兄某蓋少公十五歲方爲童子時公已學成行著以兩浙轉運司進士試禮部不中試博學宏詞又不中乃以世賞試吏部再爲第一人所與交多一時知名士每見某必諄諄道其所與共學日夜磨礲浸灌以希古人者曰時然進之時然莊氏名革早死不顯而進之則故相湯岐公也及岐公以文章事業相高皇帝公猶沉浮州縣久之乃得監行在都

進奏院監尚書六部門歧公每見必留公道往昔相從講習時事抵掌笑語公輒俛首踧踖自引去歧公亦歎息以為不可親踈後輩躐進至大官者相望公顧處百僚底自若也歧公免相門下士多羣睒以皐斥未去者亦不自安公獨澹然如平時人亦莫指議者初少師自山陰徙四明已數十年婚姻皆在焉葢四明人也會史魏公入為參知政事為右丞相與公實姻家少相從魏公亦器待公而公未嘗數謁見朝士亦莫知其相國親

且厚也監門歲滿遷太府寺丞權尚書户部郎久次當為真矣而公亟求歸養得提舉兩浙市舶權知舒州提舉福建市舶遭毋益國夫人憂以歸初通判泉州者嘗有所請以法拒之公去而提點刑獄兼權舶司事通判者因誣提點刑獄以危法中公公平日以恭謹聞又方以舉職被賞遷一官朝論右之公雖得辠猶傳輕比於是公𢾍門絶交遊誦佛書以夜繼日多至萬卷不復言再仕亦絶口不及仇家對客清談而已自束髮至老無

一日廢書尤長於詩閑澹有理致在場屋時以賦稱老猶自喜子孫及族黨從之講貫皆有師法公為人夷雅曠遠與人言惟恐傷之然遇事必力行所知無所撓屈嘗為丹徒丞朝廷用言者遣使籍江上沙田立稅額使措甚厲吏莫敢違亦或從而張虛數以為功使者至郡聞人人稱公詳練乃檄與偕往公既極論其不可又為詩陳民情詩流傳至朝廷遂止不行沙人礱石刻其詩今猶可考其使福建也有中貴人所親皇甫甲者輒諷

公以珍貨別進公正色拒之戒典客者他日謁至勿復通其不阿類如此公仕自修職郎至朝奉大夫而廢二十三年以紹熙五年四月六日卒享年八十有五娶盧氏封宜人先公十二年卒享年亦八十有五六子曰梓通直郎知寧國府宣城縣先公十二年卒曰格舉進士曰之瑞國學免解進士曰橦曰檍曰之祥皆舉進士一女適文林郎監淮東總領所糴場樓鈞六孫曰炳曰煥曰炎曰熺曰燮曰熨四孫女諸孤以慶元元年九月二

十五日遵治命返葬於會稽溢塢望少師墓百步且來屬其為銘銘曰

仕躓於時年登耄期孰奪孰與理莫可推銘識於幽孰知我悲

知興化軍趙公墓誌銘

慶元二年八月辛亥朝請郎新知興化軍事趙公以疾卒於第越十月庚午葬於會稽會稽五雲鄉湯家畈之原明年九月乙卯諸孤宲夫等墨其衰見予於郡西南

澤中泣且言曰先君之葬將請銘於執事以大事之日迫方伏苫塊間不能自通今幸踰年未即死敢以承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莫君子純之狀來告惟公幸許之某等即死無憾予以老疾辭請益牢維公文學治行皆應銘法而寀夫實娶予從孫女與其弟同時中進士科為鄉里后來之秀乃卒與銘謹按公諱彥真一名彥能以淳熙新制改今名胄出宣祖昭武皇帝之後曽大父諱叔澹贈武康軍節度使洋川郡公大父

諱賫之武經大夫浙東路兵馬鈐轄贈右朝請大夫考
諱公懋左朝請大夫知臨江軍贈太中大夫公少純篤
從故侍御史王公十朋學王公嘗得中書舍人張公孝
祥書不欺室榜持以遺公所以期公者甚遠公益自奮
雖舉進士蓋不止為科舉而已然同時為進士亦皆推
之遂中其科調撫州祿事參軍以太中 公喪解官歸除
喪起為信州弋陽縣丞終更調建寧府觀察推官薦者
如格改宣教郎知寧國府宣城縣未赴以內艱罷除喪

知平江府吳縣通判袁州知興化軍朝廷知公者寖多謂且用矣而得郡未及赴遽至大故公之將赴撫州禄事參軍也太中公戒之曰汝任治獄人死生所繫也可不勉乎公再拜受教既就職束吏甚嚴視囚之寒暑饑渴慘然不啻在已囚以故皆輸其情曰不忍欺吾父也會部使者以事付獄有冤狀而使者方怒風指甚厲人皆謂乖其意且得譴吏尤惶恐即欲捶掠成之公叱吏去具列其冤使者為屈因欲薦公公亦終不就也太中

聞之太息曰吾有子矣及在建寧幕南劍州將樂沙縣諸寨軍食不時給羣卒空壘來訴於轉運司趙公公碩謝公師稷為使乃檄公行公馳至沙縣與其令調財得三千緡明日名卒於庭閱籍自下給之軍吏及卒長皆不得一揺手衆乃大服比至將樂給之如沙縣亦皆大服於是議者謂公所試者小然猶能表表如此他日功名事業詎可測哉郡守鄭公伯熊知公最深有疾不以郡事屬其貳而言於使者請檄公攝守疾革獨延公至

卧内屬以草乞致仕奏其知之如此高宗皇帝永思陵
欑宫事興公適為吴縣轉運司調取洞庭青石期會迫
不可遽辦公即日涉湖至其地名石工泣諭之曰先皇
帝櫛風沐雨惡衣菲食為天下攘强敵除大盜輕賦薄
役汝曹數十年安居樂業亦知所自乎今官取此石欲
何用而汝曹尚可顧望不竭力哉於是民趣役不待督
責先期告畢使者欲上其勞於朝公力辭曰此臣子職
也袁州積彫弊公佐其守窮利病根源一切罷行之郡

為一振民困於坊場官弊於護運皆久不能革公奮曰小民知目前之利不知後日之害一陷於坊場則富者貧貧者大壞非死徙不得免乃取尤者白守請於户部蠲除之梃繫收檄一旦幾空郡人讙呼以為昔所未有護運異時多以所遣官非其人故多蠹害公一切精擇才吏其以權貴請託來者皆力拒絶之抵公去所發漕運四十萬緡不費一錢造朝得知興化軍未及到郡而卒享年五十有四公篤學工文辭有集五卷易集解五

卷他所著未成編者尚多初太中通判饒州有江州統軍官王益者坐事下吏更江州鄂州鞫治獄成而家以寃聞由是復命太中鞫之得寃狀明白益頼以不死而太中以决疑獄進秩除郡未幾捐館舍益之家人懷太中之德無已乃厚載金帛以助葬為請公固辭不受曰非吾先人之志也益家人泣而去蓋公之清德類此然常畏人知故予亦不得而悉書也公娶李氏馮氏皆早世贈安人今皆從葬徐氏封安人四子二女皆李出康

夫廸功郎隆興府武寧縣主簿先公十一年卒寀夫從政郎隆興府南昌縣丞寯夫從政郎臨安府於潛縣尉忘夫未仕女長嫁從事郎新平江府常熟縣尉劉祖邁次未行二孫時敏時哲銘曰

以公之才何適不宜晚始專城政弗克施天啬其報子孫是貽匪笙匪龜眎我銘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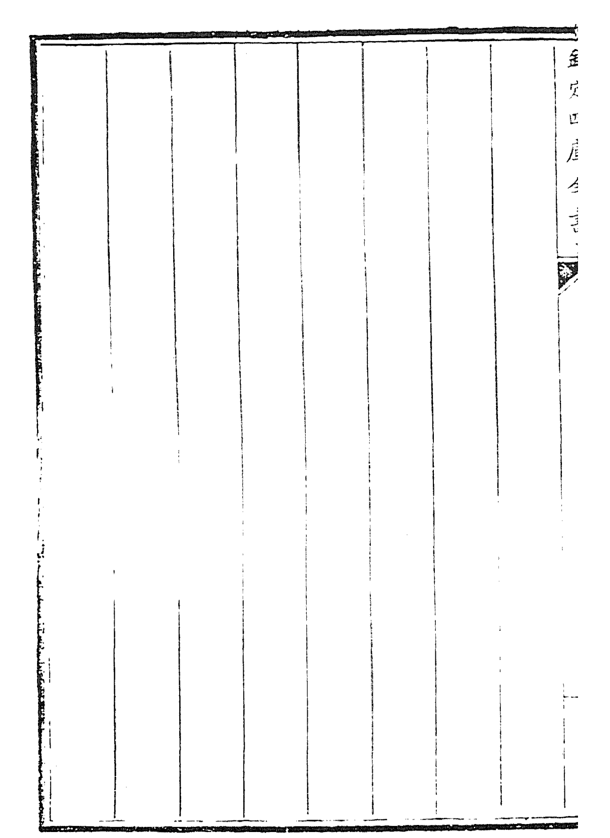
渭南文集卷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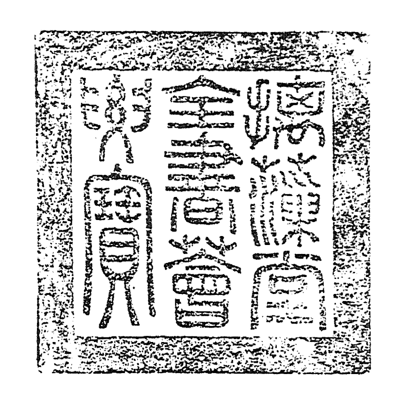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三十二第六頁前六行任咸都酒稅刋本任訛在今改

卷三十四第六頁後一行郴州宜章縣民刋本郴訛彬據太平寰宇記改

第八頁後八行振貸安輯之刋本安訛案今改

第十頁後五行食邑自三百户至九百户刋本食訛倉今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金士虔